



挑空甕的铁钩担。(摄于绍兴东浦古镇)

## 骨碌酒甕话运送



用酒络索挑甕。(摄于慈溪鸣鹤胡新国的家中)

挑酒甕的木架子  
(摄于慈溪天元古玩城)拎空甕“硬钳”的使用方法  
(摄于慈溪周巷)铁制拎甕器的使用方法  
(摄于慈溪海关北路泉盛酒坊)

### 道考古

桑金伟 文/摄

“骨碌”意为滚转之状。“甕”即瓮一类的器皿，是一种小口大腹的陶制盛器，常用来当酒器，但很容易破碎。“酒甕”的同义词很多，如酒坛、酒瓮、酒甕、酒埕、酒甕等，乡人多以“酒甕”称之。

这一类酒器口小底窄、颈短肚大，有“肥、胖、圆”的特点，据说是受了唐代酒文化的影响。肥、胖、圆的酒甕增加了容量，减少了成本，也增加了运送的难度。

聪明的古人对付骨碌难运送的酒甕自有一套办法。几年前我去慈溪天元古玩城，发现一个古代专挑酒甕的木架子，感到十分新奇，从而促成我专门去寻找这类运送酒甕的工具。中国的酒文化可谓深厚，却偏偏缺乏对这类工具的记载。尽管题材小且冷门，但我写出来诚可弥补空白。

在天元古玩城看到的挑酒甕的木架子，古董商也不知其名。它有四腿，其中一腿可拆装，顶部装有用于挑担的钩子，中部放入与架子配套的木酒甕。木架子全身红色，估计是大人家送“酒礼”用的，尤其是顶部的做工十分考究，雕刻很

精细。

称其为“挑酒甕的木架子”，似乎太繁复，于是我改称“酒礼担”。这恰让我想到有个成语叫“牵羊担酒”，意为牵着羊、挑着酒，向人表示慰劳或庆贺。有人说，这成语也可指娶妇之礼。这不，家乡还有“羊酒待郎”说法。总之，古今中外送酒是“大通行”。

但是送酒最怕的是半途酒甕摔了，酒流失是小事，不吉利是坏事。于是这种充满喜气又稳妥的“挑酒甕的木架子”显得很有必要。

我儿时常见的专挑酒甕的是“酒络索”，在绍兴地区十分流行，是每家烟酒店必备之物。“络”，本义指缠绕、捆绑，也解为用网状物兜住；“索”即绳。不过，当我想要拍摄“酒络索”时，城区再也难找了。

经友相助，终于在慈溪鸣鹤罗鸣路胡新国的家里找到一副。当年慈溪鸣鹤（慈溪酒厂）生产的“宁波大曲”是浙江的名酒，胡新国正是厂里的师傅。别小看这简单的“酒络索”，它很实用，装上和撤去都很便利，抬与挑都行，大小酒甕都能“络”，空甕满甕都可“兜”。它制作简单，发明者真是聪明。与豪华的“酒礼担”相比，只是显得朴素了些。

还有一种是拎甕器，乃铁

制件，用起来更便捷，只需卡住甕身即可。宁绍地区的酒甕规格很多，其中大的可贮60公斤、50公斤、45公斤、32公斤、30公斤的酒；中的可贮25公斤、16公斤的酒；小的可贮9公斤、5公斤、2.5公斤的酒。不知这铁制件能否拎起大酒甕，我忘了询问。

儿时在浒山我还见过木制的专用手推车，一次能运3甕。现在很多酒厂也有铁制的专用小推车，拉酒很轻松。

现代人肯定比古人更聪明，制作技巧高而可用材料更多。近来看我见到一种可提掣的木酒架子，比“挑酒甕的木架子”简易得多。还有一种类似“酒篮子”的，干脆在每一酒甕外编一只篮子，买者可“一拎就走”，不再需要其他器具了。

以上说的是运送盛满酒的甕的工具，相比之下，运送空甕就简单一些。

有一种拎空甕的木质“硬钳”（依师傅的称呼，可能未必贴切），不用时是“X”形的，两木交叉处是活动榫头，其中主木的一端有手柄，用于拎空甕；副木可上下抽动。当其塞入空甕时，副木上抽，呈“V”形。拎甕时副木复位，又呈“X”形。如此一番操作下来，“硬钳”就卡住了甕的内壁。

还有一种是用铁钩钩住甕颈，最多一次可挑起6只空甕。这挑空甕的铁钩担，是在绍兴东浦黄酒小镇拍摄的。

## 飞舞在青春里的明信片

### 慢时光

俞亚素

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有一个新单词postcard，译为明信片。

postcard对学生来说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单词，会读会写就可以了。但是，他们不知道，这个单词对他们的俞老师说，充满了温度。因为，它承载着一段美好的旧时光。

是的。我们的青春里曾经飞舞着一张张浪漫诗意的明信片，一张张明信片也曾经散发了我们浪漫诗意的青春。

那年高中毕业，我们班全部考上大学。欣喜的同时，也弥漫着一丝离别的伤感。大家离开敬爱的老师，离开亲爱的同学，也离开家乡与爹娘，各自奔赴光明灿烂的前程。有不少同学甚至“飞”出浙江省，去外地求学。

刚开学就遇上一个让人容易动情的中秋节。没有手机，没有QQ，没有微信，也不能打电话。铺开纸，提起笔，胸中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写起。这时候，寄一张明信片再合适不过。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好多同学在明信片上不约而同地写下苏东坡的诗句，然后委托白云寄给别处上大学的好朋友。我就曾经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了这句诗，分别寄给连子、英子和飞儿。寄出明信片的第二天，我也收到了来自杭州的明信片，是飞儿的笔迹，上面赫然写着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嘿嘿，我和她岂不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！不久又收到连子和英子的明信片。在上海读大学的连子引用了张九龄的诗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。而在南京上大学的英子居然引用了秦观的诗，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我捧着英子的明信片越看越好笑。大学室友一眼瞥见那句诗，顿时咋呼起来，哇！有男朋友了呀！

哈哈，这一辈子可不一定能遇上写这诗给我的男朋友哦！因此，我格外珍惜朋友们送我的明信片，珍藏了好多年。只可惜后来搬了三

次家，每搬一次，断舍离一次。结果，就把许多旧物遗失了。所幸，人有记忆！

元旦也是一个互寄明信片的重要日子。这个节日，需要寄明信片的人更多，除了要好的朋友，还会扩展到高中时的老师、同桌和室友。无论如何，毕业第一年，感情还深着呢。

那年元旦，我用省吃俭用下来的零花钱买了厚厚一沓明信片，一张张地写祝福语，然后又一张张地塞进校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。元旦前那几日，邮筒就像一个吃撑了肚子，明信片都快溢出邮筒口了。好在邮递员大叔及时赶来取走了明信片。我碰巧听见他跟门卫老伯发牢骚，他说，“我就知道这些大学生花头多，送什么明信片，这几天害得我只好多跑一趟”。

花头多。我不由暗暗吐了吐舌头，倘若让他知道，光是我一个人就寄了二十多张明信片，还不得被他骂成“花头精”？

明信片这东西注重礼尚往来，你送我，我也应该送你。你送我，我若不送你，关系就“渐行渐远渐无书”了。果然，那一年元旦，我也收到一大摞明信片，收得手都抽筋了。

第二年第三年……后来就没那么疯狂了，从此只跟几个要好的朋友互送明信片。

明信片比不得私信，正如它的名字，是光明正大敞开着，谁都看得见。因此，我们一般不会在上面写重要或者私密的内容。明信片更在于表达一种情感，正如古人说的，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”。我们多半喜欢用几句唐人的诗或者宋人的词，他们说出了我们的心思，况且，他们的语言又是那么优美。一张张图案精美的明信片，配上一句意义深远的诗句，当真是风雅得很！

后来，有了手机，有了QQ，有了微信，明信片就渐渐地没了踪影。当我将明信片的故事试着告诉六年级学生时，他们一脸的不可思议，甚至有些不以为然。也是，现在谁还有那份闲心去写明信片，去寄明信片？

关键，寄给谁呢？

## 藕有一身好肤色

### 回味

寒石

闲来逛菜场，遇鲜藕上市，受不了那份白，买了两节，回。

藕有一身好肤色，尤其新出水的嫩藕，那份细润、嫩白，让人怦然心动。怎么形容呢？说其白如凝脂、美玉，说似婴儿、少女吹弹得破的水嫩肌肤，都是，都很贴切。

藕怎么可以有这么一身绝世肤色？我猜，或许跟生长环境有关。试想，藕倘若跟其他果实一样，长在枝头、藤蔓上，阳光风雨下，还有没有可能长得如此白嫩细腻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就像一位佳人，再好的皮肤，也经不起酷日暴晒、风雨肆虐。生意人最懂得保养藕一身天然嫩肤，刚上车的嫩藕，用黑薄膜罩起来，不经风，不见光，浸水里，方能延驻嫩藕的青春容颜。

藕一生在水下淤泥里行走，是彻头彻尾的夜行者，锥形的藕尖如犁铧，掀开暗夜的被褥；一节节的藕身履履带，目的是走得更坚定、稳当。或许，它更像是一列夜行的火车，穿过深重没有尽头的暗夜。顾城说：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暗夜给了藕一身嫩白的肌肤，藕却并不打算离开黑夜，而是努力把自己捂得更细腻、更白嫩。这样说，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妥，只是估计藕要在夜的被褥下暗暗红了脸。

藕是莲荷的地下横向根茎，专门负责向外拓展，开疆拓土。藕在暗夜里有谁能走？季羨林在《荷塘清韵》里说得明白：最初只是隔窗向塘里扔出几粒莲子，五年后，“不到十几天的工夫，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。从我播种的地方出发，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。我无法知道，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……”自然，走动的肯定不是荷花，而是藕。

藕的能走，我也深有体会。一帮外乡人来我老家承包土地，砌堤修莲藕。几年后，外乡人回乡了，退塘还田。与莲塘相隔十几米的邻人田里，竟亭亭然冒出许多莲叶

来，让田主人哭笑不得，留也不是，拔也不是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雅士在藕身上获得“灵感”：“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”（杜甫《送人游吴》）描绘一种景致；“得鱼已割鳞，采藕不洗泥”（杜甫《泛溪》）阐述一种情怀；“藕丝作线难胜针，蕊粉染黄那得深”（温庭筠《和相公歌辞·懊恼曲》）诉说一种情结；“妾心藕中丝，虽断犹牵连”（孟郊《去妇》）则是坦陈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……

还有个典故。明代宰相李贤，喜欢一个叫程敏政的后生，赞他知书识礼，欲招他为婿。一天，李宰相设宴待程敏政。席间，李贤指着桌上炒藕片曰：“因荷而得藕。”程敏政猜出宰相的用意，脱口而出下联：“有杏不须梅。”李贤见他果然才思敏捷，即把女儿许配给他。李贤出句原意为：“因何而得偶”，程敏政巧妙以“有幸不须媒（媒人）”对之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两节嫩藕采回家，摩挲有加，难以释手。至于吃法，却有些不得要领。熟知的食藕方式，无非炖排骨、蜂蜜糯米藕而已。且那藕无疑得是成熟老藕才可以，况且我也不想如此铺摆。当然，学李贤家的厨子，旺火清炒是不错的选择。问题是，说来容易，真操作起来，没点厨艺，恐怕不行。弄不好，糟蹋了两支雪白嫩藕，那就罪过了。

后来一想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素来形容莲花的高洁明妍，其实用来形容藕更合适，藕才是真正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既然如此，对于藕，清清的吃法也许是最适宜的。我将藕在水龙头下冲净，削皮，横切成片，码一素白碟子里。然后坐到电脑前，打字；用牙签戳一片藕在嘴里，牙轻轻一啃，只听有蚕食桑叶之脆响逸出，丝丝脆嫩、缕缕清甜在口腔里漾开；有渣而近乎无，细而润，顺着喉咙一路畅行，一种说不出的惬意。

纯、真的物事，最忌杂乱、混淆。嫩藕清吃，清清爽爽，本色本味，可以成为一条美食经验：你所品味的，正是你所期待的。

## 有一种记忆在影集里



天童汽车车站附近村景



五乡碾桥



宝幢桥



福明桥

均摄于20世纪70年代

### 老照片

蔡体宽

中秋节，从上海赶来宁波家里小住数日。闲下来，我喜欢在书桌前坐坐。拉开抽屉，见到一本红封面影集。

有一张祖母站在宁波中山公园亭子里的照片，由父亲摄于1957年5月，依稀可辨亭子两旁石柱上的对联字句。但祖母当时显然对拍

照不在意，处于自然状态，是父亲随意所摄。那时，中山公园里是可划船的，姑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租船游玩，经一桥洞，见祖父祖母他们在河边亭中谈笑着，看着我们。那是66年前的情境了。

红色的封面上，右上角有“影集”二字，左下角有五彩的浪花。影集里全是黑白照，多为家中亲人在各个时期的留影，有的距今已有八九十年光景。照片插入桃花状的角贴里，然后用胶水固定在影集适

当的位置上。

再说其中一版“东乡风光”的照片，这本影集的所有照片下面，贴有小纸条，有的写着拍摄的年代、地点，有的是温暖的忆往感怀文字，还有的是风趣的三言两语。这本影集属于大伯，是他当年整理的，大伯曾就职于沪上向明中学。许多年后，影集由姑妈从上海带来给我，因我已回到故乡工作。

“东乡风光”中有一张照片下写着“天童公社前风光”，应该是

姑丈摄于20世纪70年代。照片上的背景是山岭，似有岚气略显朦胧。近有村舍，黑瓦如鳞，前后多见树木，间有电线杆。眼前的屋宇是一排二层楼房，所摄地点当在公路旁，公路的另一侧是天童汽车站。公路边有一条往下的石级小径，通向天童村。记得天童老街上有一座庙宇，庙宇对面有一家小饭铺，当年在那里吃过午餐。我到宁波工作数年后，又去过那条街，庙宇对面的小饭铺已不在了。5年前的国庆节，我去天童寺，午间特意走了几里路去天童老街看看。一些老屋不见了，许多大院敞着门，厅堂明亮。在街上的小店里买了点心和一听啤酒，坐在拐角的木椅上慢慢地吃着喝着。街上很安静，对面开着一家修理钟表的小铺子。

还有三张“东乡风光”，是坐在水泥船上所摄，时间均在1972年4月。那一年，我们一家子从上海来宁波，在潘火桥租了船去育王。一路上，春风荡漾，只听得欸乃声声。将近宝幢时，姑妈从船篷中看出去，说一声：“风景真好！”姑丈探出篷外，端起照相机将宝幢桥拍摄了下来。细察之下，还能看到拉纤人从桥下穿过提拉纤绳时激起河面的水花。宝幢桥的栏杆是西式的，河面波平如镜，远处青山、天上白云皆映于水中，桥栏及其倒影恰好构成一个画框。

下午从育王返程，船至五乡碾沿塘河的长街。街上店铺与民居相连，老屋齐整，廊檐下行人不少。我们与岸上人遥遥相望，真想登岸一游。五乡碾桥古意盎然，拍摄留念时，大概是船将近桥洞，连船首也在镜头中。

第三张照片，大伯注明“福明桥”。烟波浩渺处，桥身隐约可见，桥畔有凉亭，岸边树荫浓密，尽显东乡风光。